

两种句法结构的情态化^①

——兼谈其传信功能与语用趋势

赵 彧

(上海师范大学 语言研究所, 上海 200234)

[摘要] “看+N”和“看+C”两种句法结构内部存在短语型“看 X₁”和情态型“看 X₂”两种用法。“看 X₂”的虚化过程大致经历了行域到知域、句法主语到言者主语、命题成分到情态成分、自由度低到高四个阶段。在叙实程度与传信功能上,其主要表达感知、推估和总结等功能,在转折语义及预期偏离、回溯推理、适量原则等语用因素的作用下,“看 X₂”有发展出隐性否定的语用趋势,是语用化的过程,对语境的依赖较强,隐性否定的话语意义还没有完成语义化、规约化过程。“看 X₂”的情态化历程经历了主语提升、语义虚化和以命题为操作域三个过程。

[关键词] “看 X₁”; “看 X₂”; 情态化; 隐性否定; 语用趋势;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65 (2018) 01-0050-10

零、引言

本文讨论动宾结构“看+N”和动补结构“看+C”两种句法结构,二者各自内部是非匀质的,存在一个由实到虚的连续统,可分为两大类:短语型与情态型。短语型有源于动宾的“看样子₁、看情况₁”和源于动补的“看起来₁、看上去₁”^②,行域层面用作基谓语句;情态型有源于虚化的“看样子₂、看情况₂”和“看起来₂、看上去₂”,知域层面表认识情态,内部结构紧密固化。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短语型记作“看 X₁”,情态型记作“看 X₂”。

学界对此有很多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如张谊生(2006)、刘楚群(2009)、刘疏(2011)、何姝琳(2014)、李宗江(2016)等,但均没有提到情态型的“看 X₂”除了感知功能、推估功能和总结功能等肯定性用法外,还兼有隐性否定的语用趋势,否定义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语义与语用条件,是语义基础上的语用化结果,与“看 X₂”自身的情态化关系密切。

本文语料取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现代汉语语料库(CCL)、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BCC)以及网络和报刊。所有例句均标明出处,少数自拟语料除外。

一、功能分化与分布差异

由于虚化程度不一,现代汉语既保留感知动作的“看 X₁”类短语,又发展出认识情态

^①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跨层词汇化的再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7BY161)和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成果培育项目(项目编号:A-0132-17-002021)资助。

^② 短语型“看 X”内部结构和来源复杂,除此之外还有来源于跨层结构的“看似”。

的“看X₂”类情态成分。性质不同带来功能分化，句法分布也相互有别。

1.1 句子谓语

概念系统中存在三个不同的概念域，即行域、知域、言域，语词的行域义是基本的，知域义和言域义都是从这一基本义引申出来的（沈家煊 2003）。作为句子谓语的“看 X₁”，都是行域层面充当谓语，表示命题信息，其中“看”为感知动词，具有动作性和视觉性。句法上，“看 X₁”与主语之间的句法关系非常明确，不可以删除。例如：

①现在生客、路短钱少的我不去，一般搭客的我要先看样子是不是白领，虽然风险大一点，但赚一点算一点。（《广州日报》2007年）

②三江的事算告一段落了，我明天一早就去松岭，在那里呆几天再看情况。（龙志毅《政界》）

③欧阳娟……，打开台灯，胡乱翻开一本书看起来。（尤凤伟《月亮知道我的心》）

④每个石屋顶上都有一个大铁环，谢羽晔抬头看上去。石室上面，好像民家烧火的烟囱大了许多倍，高达数十丈。（佚名《无双剑法》）

例①、②描述一价名词“样子、情况”所关涉的配价成分“搭客、三江的事”的客观实际情况，即“搭客的样子”“三江的事的情况”；例③、④中“起来”“上去”表示动作“看”的状态和趋向，后例“看上去”处在连动结构后项位上。“看”是行域中视觉性的动作，可以受副词“先、再”等修饰，与主语“我、欧阳娟、谢羽晔”的句法联系也很紧密。这种“看 X₁”仍为句法组合关系，在句中充当述谓性的命题成分。

1.2 泛化谓语

所谓“泛化谓语”，是指主语因分离或者隐含相对于谓语部分泛化而变得不再那么确定。（张谊生 2006）由于主谓句法关系不再那么紧密，已经部分泛指化，从而使得“看 X₁”述谓性降低，语义趋向情态化。例如：

⑤城堡周围的行道树全是这样，看样子很难看，遮阴效果也不好，感觉有点异样。（《法国意大利自由行（19）——法国罗纳河谷城堡游》新浪博客 2015-11-25）

⑥我和你现在不能结婚，一结婚难免会有小孩儿，我就不能再上舞台了。学了两年，不能白学，到北平看情况再说。（王素萍《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

⑦那脸庞似乎很熟悉，可又很陌生；应该说是印象很深的眼睛，猛地看上去是深情的，闪烁出热烈的光彩，但细细注视，眸子里又有点冷漠和不可捉摸的神情，很看不透她的心。（李国文《危楼记事》）

⑧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它的风致。（鲁迅《社戏》）

例⑤因主语隐含而泛化，例⑥因主语分离而泛化，“看样子、看情况”的主语可以是其他人，也可以是句法主语“我”。例⑦、⑧因隐含而泛化，“看上去、看起来”的主语可以理解为逻辑主语“我”，理解为其他相关的人也未尝不可。以上各句主语因分离或隐含而句法位变得松动，主语与整个“看 X₁”的句法关系也不再那么紧密明确，整个“看 X₁”的述谓性也降低，句法泛化，进而逐渐走向情态化。

1.3 话语标记

标记用法是指从动宾、动补的句法关系的基语言用法发展到具有篇章衔接关系的情态标记用法，其标记功能有两种：一种是句间评注，另一种是句内评注。两种评注方式的共性都

是述谓功能弱化,从行域层面表感知发展到知域层面表情态,其中“看”表“观看”义的动作范畴特征减弱,逐渐发展成为认识情态标记。(高增霞 2003) 例如:

⑨吴晴:医生,我丈夫到底怎么样了?

医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看样子……(徐兵《请你原谅我》)

⑩S:也就是说你将来还是会加盟一家国内俱乐部了?

X:这个也不好说,看情况暂时是这样,不过说不定也许三四天后就联系上国外俱乐部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沈阳晚报》2009年)

⑪贾母说:“你倒是天下第一贤妻良母,看起来,倒是我忒狠心了!”(刘心武《秦可卿之死》)

⑫那帮坏蛋也看见了他们,有几个背向他们的也转过身,脸上笑嘻嘻的,看上去似乎毫无恶意。(王朔《我是你爸爸》)

作为认识情态的“看 X₂”,其逻辑主语进一步泛化,认知主体是言者主语,功能则从表基谓语发展为表“推测义”的认识情态。例⑨-⑫都是句间评注。

句内评注多位于主谓之间,主语为述物主语或事件主语。例如:

⑬我自己是力气越来越小,家珍的病看样子要全好是不可能了,我们这辈子也算经历了不少事,人也该熟了,就跟梨那样熟透了该从树上掉下来。(余华《活着》)

⑭突然对面也出现四辆并排飞驰的车子,死几个人看情况是难免的。(韩寒《像少年啦飞驰》)

⑮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⑯布莱尔在采访中说:“在防治艾滋病方面,非洲大陆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绝望的大陆。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工作。”(新华社 2004 年 12 月份新闻报道)

情态功能的“看 X₂”都不是所在句子的直接句法成分,其形式独立,删除后也不会影响原句的结构关系和基本语义。上面例⑬-⑯中,“看 X₂”的主语为述物主语或事件主语,其情态功能显化,还可以与“好像、似乎、大概、恐怕”等表示揣测的评注性副词配合共现使用。

以上我们分析了这两种句法结构的功能与分布,其从基谓语到情态成分是一个自由度提升、融合度提高的过程,基语言用法萎缩,情态用法显化,逐渐成为一个表认识情态的话语标记。综上所述,这两种句法结构的虚化过程可以概括为:行域层面到知域层面,命题成分到情态成分,句法主语到言者主语,自由度低到自由度高。

二、叙实程度与传信功能

从传信评注功能的信息来源分析,“看 X₂”大致具有三个可靠性逐次递增的传信功能:感知功能、推估功能与总结功能。

2.1 感知功能

“看 X₂”既用来对具象实体进行感知,也可以用来对抽象事件进行感知,表达言者的主观感受与体验,是基于感知对象所做出的肯定性感知。例如:

⑰贾正就咸菜吃着干焦不白的发面饼,每咽一口,就端起水罐子喝口凉水,喝完了还接着吃,吃得是那么香甜有味,看样子真比吃八八席还带劲。(冯志《敌后武工队》)

⑱他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头,不知是孩子刚刚睡醒的缘故,还是嗅到了医院的味道,烧突然又退了下去,眼睛也有神了,指着医院对面的“哈蜜瓜”要吃,看情况有些缓解。(刘震云《一地鸡毛》)

⑨那些红的、黑的、白的、蓝的和紫的大小旗帜，队各一色，在起伏而曲折的丘陵间随风招展，时隐时现，看起来十分壮观。（姚雪垠《李自成》）

⑩她去除了两肋骨之后，看上去很苗条。（《读者》（合订本））

表感知功能的“看 X₂”其感知结果一般由性质形容词充当。例⑪、⑫是对“吃发面饼”“发烧到退烧”这两个抽象事件的感知，感知结果为“带劲”“有些缓解”；例⑬、⑭是对客观实体“红的、黑的、白的、蓝的和紫的大小旗帜”“去除两肋骨之后的她”的感知，感知结果为“十分壮观”“很苗条”。

2.2 推估功能

认知主体的认知顺序可以概括为“以身喻心、由表及里”，人们的认识、思想、情感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之上，借助客观的、外在的感知，表达主观的、内在的认知或心理，正符合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规律（Sweetser 1990、沈家煊 1997）。例如：

⑮午儒修媳妇去北河地里摘菜豆角，发现她家地里的菜瓜没有了七八个，还不能吃的青嫩的玉米被人掰下去五六穗，看样子是昨天窃去的，脚印都干了。（冯德英《迎春花》）

⑯我们这里也听说敬轩已经从川西奔往川东，看情况是要出川。（姚雪垠《李自成》）

⑰白杨树几乎成了光秃秃的枝条，几棵混生在松林中的榛树，满树金黄枯叶，但并不脱落，在阴风中哗哗作响，看起来好像满树蝴蝶。（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

⑱老人躺在一堵墙下面，脸朝上，身体歪曲着，一条右腿撑得很开，看上去裤裆那地方很开阔。（余华《一个地主的死》）

借助外在的感知与体验进行心理世界的推理和估测，可以由果推因，也可以由因推果。例⑮依据“菜瓜没有了七八个、不能吃的青嫩的玉米被人掰下去五六穗”这个结果推理出“昨天窃去的”这个原因；例⑯根据“敬轩已经从川西奔往川东”推导出“出川”；例⑰依据“满树金黄枯叶哗哗作响”估测出“好像满树蝴蝶”；例⑱从“右腿撑得很开”估测出“裤裆那地方很开阔”。感知与推估不是泾渭分明、截然两分的，内部存在两头清楚、中间模糊的连续统关系，但二者仍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感知是易变的、临时的，重外在的表象感觉；推估是稳定的、固化的，重内在的事理关系。

2.3 总结功能

所谓总结功能，是指说话人在对事实或现象做出判断以后再进行总结与概括。这些总结性的概括，从信息属性来看，多属已知信息。例如：

⑲我们这一次回来，本来想通知安娜，好让我有机会回家，向妈妈赔罪，可是，既然安娜已被逐出去，看样子，我这一辈子，恐怕也很难有机会再回家了。（岑凯伦《合家欢》）

⑳我呆呆地站着、思考、站着、思考，看情况，倩彤是要留宿一宵的了。（梁凤仪《风云变》）

㉑李冬宝：是亲人，那没错儿。判的时候儿，法官也是挥泪判的。可是他跟我说，咱们虽然是哥们儿吧，但法律就是法律，你下去打我一顿都行，但法庭上就得这么判，否则就是徇私枉法，国法难容，我还有什么说的。

余德利：咳，看起来啊，这法律还真是无情啊。（王朔《编辑部的故事》）

㉒总有一些人会抓住主教练说话中的某些部分，并扭曲其中的意思，看上去，有些人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体坛周报》2005年）

例⑲依据“安娜已被逐出去”得出总结性的推论结果“很难有机会再回家了”；例⑳根

据思考的状况得出“情形是要留宿一宵”这个概括性的结果；例⑳依据李冬宝所述情况得出“法律还真是无情”的总结性概括；例㉑从前述话语中得出“有些人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总结。上述四例虽伴有推理的意味，但就其事实性来看，无疑都是对前述话语的总结。传信范畴关注的是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据此可以建立“看 X₂”传信功能的可靠性等级：总结功能 > 推估功能 > 感知功能（“>”表示可靠性强于）。

三、语用趋势与否定功能

语法分析不仅要关注句法与语义的限制，还应该探求语用、语境因素对句法和语义的影响。“看 X₂”发展出否定的语用趋势既有其语义基础，也有其语用、语境动因。

3.1 语义基础

前项和后项的语义对立是构成转折关系的一个必要的语义条件，感知与推估的前项叙述可以与后项相符，也可与后项相反，句法上可以出现转折连词“但是、然而、可是、却”，或转折性副词“事实上、实际上、其实”等。例如：

㉒周炳以为陈文英和张子豪有什么反目不和之处，但是看样子倒还恭恭敬敬。（欧阳山《苦斗》）

㉓本来唐诗语是打算游了华山下来，看情况再行顺便游览下玉泉院与稍远的西岳庙，却是为了方慕南而改变了计划。（佣肖《懒仙》）

㉔他的那面忠字旗看起来簇新，实际上是整整一百年前的东西。（白桦《古老的航道》）

㉕心情的好坏，看上去是源自身外的烦恼，事实上是你的一种态度。（张晓梅《修炼魅力女人》）

例㉒-㉕前项与后项相悖，形成转折关系。例㉒“反目不和”与“恭恭敬敬”前后相悖；例㉓“游了华山下来，再行顺便游览下玉泉院与稍远的西岳庙”与“为了方慕南而改变了计划”前后语义转折；例㉔“簇新”与“一百年前的东西”形成相互对立的语义关系；例㉕“源自身外的烦恼”与“是你的一种态度”形成对立性转折。除与转折标记配合使用，还可与语境中临时激活转折义的词语如“竟然、谁知、结果、想不到”等配合使用。例如：

㉖这世界和一刻以前毫无不同，但是，因为做了某个微妙的决定，这世界看起来竟然就有了微妙的变化。（芙蓉三变《非诚勿扰》）

㉗家珍像是睡着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家珍捏住我的手凉了。（余华《活着》）

㉘当我买到一件看起来质地纯粹的羊毛衫，结果，适得其反时，便十分懊恼。（《人民日报》1996年）

㉙你小子看上去憨头憨脑的，想不到还有一肚皮传种接代的学问。（余华《一个地主的死》）

“看 X₂”除了表达感知、推估和总结功能以外，也有一定的衔接功能。转折语境是情态型的“看 X₂”隐性否定定义浮现的主要语境因素，宗守云（2002）、蔡凯燕（2013）、李小军（2015）均谈到转折语境是隐性否定定义产生的重要语境因素，内部蕴含有逻辑语义关系“感知和推估形成的预期与实际情况不符或相悖”，“看 X₂”的隐性否定是对既定预期的否定。

3.2 语用动因

否定和转折这两种语义范畴密切关联，转折常常隐含着某种否定。吕叔湘（1982）在论及“转折”时指出：“所说不谐和背戾，多半是因为甲事在我们心中引起一种预期，而乙事却轶出这个预期，因此由甲事到乙事不是一贯的，其间有一转折。”“预期偏离”是否

定与转折关联的语用机制（尹洪波 2014），也是“看 X₂”隐性否定定义形成的语用动因。例如：

⑦这过江的小轮船，向前冲着，向前挣扎着，突突地响着，看样子是很勇敢的，其实它也不过摆出那么一副架儿来，吓唬吓唬江上的水鸟。（萧红《马伯乐》）

⑧她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带回了五个大男人外加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看情况应该就是张大爷说的那群过路的客商，但这群人也没推着车挑着担。（阿菩《东海屠》）

⑨这当然是种原始的食品，和流行于西北地区的“手抓羊肉”一样，看起来人人都会做，但是，其实这里面大有学问在。（张贤亮《羊杂碎》）

⑩我父亲很有意思，看上去大大咧咧，自由自在，但出门常常带雨伞和套鞋。（严歌苓《寄居者》）

上述例⑦-⑩中的“其实、但是、但”等标示预期偏离（谷峰2014），转折与否定相互关联。如果一种语言形式经常传递某种隐含义，听者会利用言内和言外知识进行回溯推理，显化隐藏在话语背后的隐含义，使得词语的“言外之意”逐渐明确、固定。以⑦为例，其隐性否定定义浮现的推理过程为：

事理1：如果很勇敢，就不要摆出那么一副架儿来，吓唬吓唬江上的水鸟。

事实2：摆出了那么一副架儿来，吓唬吓唬江上的水鸟。

结论：不是很勇敢。

更进一步看，那些表达预期偏离的转折义标记词所管辖的后分句因为是社会预期中共有的、不言自明的，符合常理和常识，或者是言内可推导的，在经济原则和量原则的作用下，言者一般会求简以避免冗长繁复，这些后项转折成分由此可以隐省。隐性否定的话语意义被“看 X₂”语境吸收，可以单独表达隐性否定。例如：

⑪这么大的队伍，还这么正规地上课，公司看样子不错。[其实不然]（《新民周刊》2004年）

⑫当民主党内部不支持，国际上也摆不平，看情况，美国即使想要重启谈判，也要到大选之后。[事实上现阶段重启谈判希望渺茫]（军事中国网 2015-08-14）

⑬老人一辈子生活在北京，养老却要去外地，不能接受。还有人说，异地就医结算没有实现，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异地养老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异地养老实际很难推行]（东方网 2016-06-10）

⑭记者通过对这些网站追踪，发现隐藏在这些网站背后的往往是一些看起来很正规的公司。[事实上是不正规的]（《北京晚报》2016年）

语言交际传递信息既要足量，也不要过量。如果基于客观常理或常识可以表达交际意图，就无须赘述多余信息，听者也可以利用自身知识结构推导出言者所言意图。例⑪传销公司上课只是徒有其表，其目的在于洗脑，发展下线，掩盖其违法的本质；例⑫“民主党内部不支持，国际上也摆不平”是暗指现阶段重启谈判希望渺茫，举步维艰；例⑬异地就医结算没有实现，配套设施也不完善等异地养老措施没有完善使得异地养老很难顺利推进；例⑭论文造假公司非法这在常识中是不言自明的。转折后项隐省，“看 X₂”语境吸收以后就可以独立表示隐性否定定义，加强了言者与听者的双方互动。

总之，在转折语境以及预期偏离、回溯推理、经济原则等影响下，“看 X₂”有发展出隐性否定的语用趋势，除了在转折语境中表示否定，语境吸收后也可以单独表示否定。值得注意的是，隐性否定定义不同于逻辑否定定义，其属于语用化的过程，对语境的依赖较强，具有可取消性，隐性否定的话语意义还没有完成语义化、规约化过程成为新的编码意义。

四、“看 X₂”情态化历程

“看 X₂”的语法化起步较晚，在近代汉语晚期才逐渐发展出情态化的用法，其情态化历程经历了三个过程：主语提升、语义虚化和以命题为操作域。

4.1 主语提升

短语型“看 X₁”独立充当小句谓语，具有述谓性，句子主语明确，“看”与“X₁”的句法组合关系还很紧密，句法位置也相对固定。例如：

④随便何人，随便去哪一国，或是采办军装，或是购买机器，都是先看样子，再订合同，交易妥了，办差的即可动身，回国销差。（不肖生《留东外史续集》）

⑤海川暗暗地跟到东院看情况，他知道马亮被雷大爷撇了，不会善罢甘休。果然，一会儿马亮来了，直奔东房推门进去亮匕首，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常杰森《雍正剑侠图》）

⑥这段评话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细看起来，酒也有不会饮的，气也有耐得的，无如财、色二字害事。（冯梦龙《警世通言》）

⑦日如朗星，眉如漆刷，面如傅粉，粗看上去，哪里还像是田舍人家生的子弟，简直是官宦人家的后裔。（徐哲身《汉代宫廷艳史》）

例④-⑦中“看”具有动词性，可以受副词修饰，反映的是句子主语的动作行为。当主语与“看 X₁”不存在语义支配关系或者主语是述物主语时，就一定存在一个更高层次的言者主语，只不过没有在句法表层出现，“看 X₁”只能分析为情态成分。情态型“看 X₂”源结构不同，主语提升也要分别对待：“看样子、看情况”首先经历配价成分提升为句法主语，再由逻辑主语提升为言者主语。例如：

⑧看大官的样子今天要在这里留宿。

“天色不早了，大官今天看样子要在这里留宿。我得去安排一下，你们先用膳吧。”田安说着，便走了出去。（齐秦野人《武宗逸史》）

⑨看你家厨房一团混乱的情况……。

你家厨房一团混乱，看情况你果然还没吃饭。（乔安《亲亲小懒猫》）

“样子、情况”为一价名词，由于语用的需要，例⑧、⑨中其领属性的配价成分“大官、你家厨房一团混乱”成为交际双方关注的信息，被提升至句首作话题，后面可以有停顿，也可以出现话题标记。“看样子、看情况”某种程度上已经情态化，作为情态成分对命题进行推断评注，“看”的逻辑主语就被提升为更高层次的言者主语。与此相比，“看起来、看上去”则由小句主语提升为全句话题，再由逻辑主语提升为言者主语。例如：

⑩看上去小孩子有七八岁光景。

把门的没有叫他进来，送个信给小的。小的赶出去一看，那妇人倒也穿的干干净净，小孩子看上去有七八岁光景，倒生的肥头大耳。（李伯元《官场现形记》）

⑪看起来腰这个东西，在人身上，是最不重要的部位，……。

腰这个东西，在人身上，看起来是最不重要的部位，它既不管吃喝，也不主生死，可它对女人来说，却是贵之又贵的。（李佩甫《羊的门》）

例⑩、⑪中“小孩子、腰”为话题，后面可以有停顿，如“小孩子，看上去有七八岁光景；腰，看起来是最不重要的部位”；也可以出现话题标记，“小孩子啊，看上去有七八岁光景；至于腰，看起来是最不重要的部位”。小句主语提升为全句话题后，原谓语部分仅是一

个VP形式,“看”的逻辑主语也就成为言者主语,从而发生情态化,对命题进行评注。“看X₂”源结构虽然不同,但都经历了句法主语到言者主语的提昇,言内成分到言外成分的演变,“看X₂”也逐渐走上情态化发展之路。

4.2 语义虚化

述谓性的“看X₁”均表示视觉动作的客观命题信息,可以单独构成命题,也可以参与构成复合命题,在句中主要充当谓语。例如:

③咱们先看样子,价格头几天我已经跟你们分别打了电话。(鲍光满《苦旅》)

④等会炮袭停止,大家依旧往上冲,不过方向有改变,向着左边的那些巨石,我们先到达那里,再看情况。(一仓康人《老山狙击手》)

⑤陈一平拿起合同迅速看起来。(电视剧《冬至》)

⑥华璿在楼梯上顿住了脚步,从楼梯边的窗口抬头看上去,看着三楼。(沧月《武之魂系列》)

例⑤-⑥中“看样子、看情况、看起来、看上去”去范畴化特征不明显,语义较为实在。在语用推理和隐喻机制作用下,语义从“看”“观看”动作域(源域)投射到“推测”“估计”情态域(目标域),由现实世界域发展为逻辑推理域(沈家煊1997),属于“推测义”的认识情态。所谓“认识情态”,即对命题为真的可能性或必然性的看法或态度(彭利贞2007),本质属性是“非确定性”(宗守云2016)。

“看X₂”去范畴化特征明显,句法关系也发生转变,由“看+样子/情况;看+起来/上去”发展为“看样子、看情况、看起来、看上去+谓宾/小句宾”,由言说/感知动词发展为认识情态义具有一定的跨语言共性。例如:

⑦张宝珠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看样子她又快要生孩子了。(岑凯伦《合家欢》)

⑧那明黄色的符纸上,正散发着淡淡的光晕,看情况应该是道符启动了大半之后,才被百里宾突然打断。(开荒《八荒诛魔录》)

⑨这屋子比较黑,窗帘都拉上了,但是这间房子看起来还是蛮讲究的。(马识途《夜谭十记》)

⑩隆起的腹部使她微微后仰,脚挂在床下,脚上苍白的皮肤看上去似乎与里面的脂肪脱离,如同一张胡乱贴在墙上的纸,即将被风吹落。(余华《夏季台风》)

例⑨-⑩中“看X₂”均充当高层谓语的主观情态成分,伴随着从客观性逐渐减少到主观性逐渐增强的主观化过程,表态功能逐渐增强,表义功能逐渐减弱。其虚化过程呈单向演变:从真值条件到非真值条件、从内容的到程序的、从命题成分到话语成分、从客观意义变为主观意义(Traugott & Dasher 2002)。

4.3 以命题为操作域

情态型的“看X₂”并不是命题成分,但却能对命题表达产生影响,可以视为评注性准副词(张谊生2006)。其作用域为整个命题成分,句法位置灵活多样。可以出现在小句主语之前,对命题进行全幅评注。例如:

⑪飞机票是今夜七时的班机,看样子事情真的很急,也好,离开三五七天,度过尴尬时期,回来时又可享受到叮嚀的如珠妙语。(亦舒《香雪海》)

⑫第59分钟上港用吕文君换下埃尔克森,看情况埃尔克森比赛中受伤。(新浪体育2016-05-08)

⑬看起来他们还不知道我们钻进他们的老窝里来了。(马识途《夜谭十记》)

⑭看上去耿获和蔻蔻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严歌苓《穗子物语》)

也可以在主语之后,对命题进行半幅评注。例如:

⑤那时候天都亮了,我想了想还是先送家珍去城里医院吧,家珍的病看样子不轻。(余华《活着》)

⑥这个地球看起来很大,其实还是很小的,咱们又碰上了。(安顿《绝对隐私》)

两种评注方式的差别就在于全幅评注是以句外因素作为评注基点,半幅评注是以句内因素作为评注基点。从所表信息的角度看,全幅评注时,连同主语整个句子都是新信息;半幅评注时,则只有述题是新信息(张谊生 2014)。此外,情态型的“看 X₂”充当高谓语进行评注时,可以与表揣测功能的评注性副词“大概、好像、也许、想必、似乎、约莫、恐怕”等以及具有削弱句子肯定性的揣测性语气词“吧”(Han 1995, 徐晶凝 2003, 周士宏 2009, 赵春利、孙丽 2015)共现使用。例如:

⑦a.看样子恐怕不会饶过他们

b.看起来似乎很简单

⑧a.看情况吧,什么时候不想活就不活了,这也简单。

b.有些男人看上去吧,什么都好,偏偏就有这么一个嗜好。

与评注性副词和语气词共现,更加表明情态型的“看 X₂”具有高层谓语句性质,使其在语言的元层面(meta-level)发挥表态功能。总之,“看 X₂”在满足情态化的条件下,经主语提升、语义虚化和以命题为操作域,最终完成了情态化,成为认识情态的话语标记。

五、结语

共时层面中的动宾结构“看+N”和动补结构“看+C”是非匀质的语言单位,存在一个由实到虚的连续统,既保留视觉动作型的“看 X₁”类短语,又发展出认识情态型的“看 X₂”类情态成分。就分布与功能来看,主要有句子谓语、泛化谓语和话语标记三种。分布的不同反映出其虚化的差异,其从基谓语句到情态词大致经历了行域到知域、句法主语到言者主语、命题成分到情态成分、自由度低到自由度高四个过程。

就叙实程度与传信功能看,情态功能的“看 X₂”可以表达传信度与可靠性递增的三种功能,即感知功能、推估功能和总结功能。在语义对立、转折语境以及预期偏离、回溯推理等语用动因的影响下,“看 X₂”发展出隐性否定的语用趋势,隐性否定对语境的依赖较强,是语用义而非语用语法化以后的语法义。“看 X₂”的情态化历程经历了主语提升、语义虚化和以命题为操作域三个过程。

参考文献:

- [1]蔡凯燕.“理论上”“原则上”与“名义上”的隐性否定功能考察[A].国际汉学学报(第一辑)[C].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
- [2]陈振宇,杜克华.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J].当代修辞学,2015,(5).
- [3]高增霞.汉语担心-认识情态词“怕”“看”“别”的语法化[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1).
- [4]谷峰.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J].汉语学习,2014,(4).
- [5]李小军.相似、比拟、推测、否定——“好像”“似乎”“仿佛”的多维分析[J].汉语学习,2015,(2).
- [6]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7]彭利贞.现代汉语情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8]沈家煊. 词义与认知——《从词源学到语用学》评介[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3).
- [9]沈家煊. 复句三域“行、知、言”[J]. 中国语文,2003,(3).
- [10]徐晶凝. 语气助词“吧”的情态解释[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 [11]尹洪波. 否定与转折[A]. 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三辑)[C].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 [12]张谊生. “看起来”与“看上去”——兼论动趋式短语词汇化的机制与动因[J]. 世界汉语教学,2006,(3).
- [13]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14]赵春利, 孙丽. 句末助词“吧”的分布验证与语义提取[J]. 中国语文,2015,(2).
- [15]周士宏. “吧”的意义、功能再议[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2).
- [16]宗守云. 浅论科技语体中的“似乎VP”句[J]. 中国语文,2002,(1).
- [17]宗守云. “不知道”的分化及其情态化历程[A]. 语言学论丛(第五十二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8]Han, Yang Saxena. A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BA particle in Mandarin Chinese[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5,(23).
- [19]Sweetser, Ev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0]Traugott, E.C. & Dasher, R.B.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e Modalitization of Two Kinds of Syntactic Structure ——On the Evidentiality Functions and Pragmatic Trends

ZHAO Yu

(Language Institut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kanX₂*” goes through from acting to knowing, syntax subject to speak subject, propositional constituent to modality constituent, low autonomous degree to high autonomous degree. Look from the degree of nar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functions, it mainly express the affirmative evidentiality of perceptual function, estimation function and summary func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dversity semantics and expectation-deviating, backtracking reasoning and so on, “*kanX₂*” develops the pragmatic trends of implicit negation function, which is the progress of pragmatization, and is more dependent on context. The implicit negation haven't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emanticization and conventionalization. The modalitization process of “*kanX₂*” undergoes subject lifting, semantic bleaching and using proposition as operating field.

Key words: “*kan*(看)*X₁*”; “*kan*(看)*X₂*”; modalitization; implicit negation; pragmatic trends